

联 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41/594  
S/18333

10 September 1986

CHINESE

ORIGINAL: RUSSIAN

大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49、56、57、61、  
62、63 和 64  
停止一切核武器试爆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关于立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的  
大会第 40/88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全面彻底裁军  
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  
《结论文件》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  
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一年

1986年9月10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附上1986年9月8日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答复《红色权利报》总编辑兹杰涅克·霍列尼的问题全文。

\* A/41/150。

86-22600

请将此一答复全文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 49、56、57、61、62、63  
和 64 的正式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散发。

别洛诺戈夫(签名)

附 件

1986年9月8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答复《红色权利报》总编辑的问题

问：你所作的关于将单方面暂停核爆炸延长到1987年1月1日的声明引起了极为广泛的反应，我们捷克斯洛伐克人感到，这对于世界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在裁军问题上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具有严重的影响。

你对于采取这种行动的理由以及苏联这一新的重大和平行动可能产生的影响如何评价？

答：该问题第一部分的答复是显而易见的。现在了解苏联暂停核爆炸的人比以前更多。西方政治领袖和大众媒介面对苏联一年半单方面暂停核爆炸的事实感到越来越难以保持沉默。美国赞成核试验的各种论点已黯然失色，对公众也失去了作用。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全世界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核威胁的现实。要避免这种现实，第一步必须消灭——这正是我们的建议——核武器，并终止核试验。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即使热衷于军备竞赛的人私下也不能不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的社会主义朋友、各国共产党、代表数十个国家的阿拉伯不结盟运动会议“德里六国”的领导人，许多公共组织和工会、权威的政党、包括西德社会民主党人和英国工党党员、世界各国科学文化界知名人士都支持苏联暂停核爆炸，并呼吁美国以苏联为榜样。总的来说，与列出赞成我们行动的人的名单相比，还是列出不支持者的名单更加容易。

支持暂停核爆炸的言论——我们十分感谢这些言论——证明，一种新的政治思想正在打破旧的偏见、过时的概念以及关于“苏联的威胁”的大量谎言。

根据美国的资料进行判断，终止核试验的想法也得到了美国舆论和许多国会议员的支持。

总而言之，决不能打核战争，无论制订如何巧妙的作战计划，在核战争中不会有战胜国，这种认识比以往更加普遍。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因素：美国的政策开始越来越使人们感到恐惧；军事主义路线暴露无遗，使许多人擦亮了眼睛。确实可能发生一场灾难的前景令人震惊，任何人都无法再加以掩盖了。

苏联停止核爆炸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行动，苏联停止核爆炸引起的反响显然也是同这一事实有关的。我们延长暂停核试验已是第四次了。停止爆炸一年，这既是一项政治现实，又是一项军事现实。目前，理智和常识的倾向现实地存在于世界政治之中，如果签订共同禁止核试验，加上采取其他大胆、有力的步骤，解决早已成熟和过于成熟的问题，便可使这种倾向得以发展增强。

譬如，为了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命运，使斯德哥尔摩会议最后能达成一项实质性的协定，这难道不重要吗？毫无疑问，这是很重要的。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在采取实际措施来确保做到这一点。有可能（我已经谈及这一点）就禁止化学武器和消灭生产化学武器的工业基地达成协议。

如果人们真正致力于降低军事对峙的水平并实现同等安全，有可能在战略武器、中程核导弹武器和常规武器方面达成合理的妥协。有可能就加强诸如反弹道导弹条约等根本条约制度达成协议。

但是，人们必须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可能性在增加，但情况并没有好转。

美国统治集团对我们声明的反应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的反应一开始就表明，至少总统周围的人——他的发言人这次甚至未顾及掩饰他们恼怒的心情——没有真诚地考虑消灭核威胁。正因为这样，延长暂停核爆炸才在那里引起如此的不满。显然，这个集团中的人面对苏联的新建议开始感到不安。在世界公众和美国公众的眼中，

显然已经很难为他们的立场辩护了。

因此，他们再次走上老路，企图贬低我们行动的重要意义——将它说成是“宣传”。但是，应该试问：

假如这是宣传，那么这种宣传的目的是要证明什么呢？我们靠这种宣传是要说明什么呢？是要证明可以不进行核爆炸吗？是要说明我们言行一致，呼吁终止核试验，使人类不再拥有核武器吗？这种“宣传”又有什么坏处呢？

至于指责我们进行宣传，我已经不止一次指出：他们试图歪曲我们负责的政治行动，这根本是不严肃。在世界发展紧张的一——也可以说是——转折关头，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

这不是一场我们想获胜的宣传战。我们甚至不想参加这样一场“战斗”，因为我们认为这同该问题的重要意义不相称，我们的目的是朝着真正的裁军迈出实实在在的一步。我们真诚地请美国政府迈出这一步。我们希望在谈判中取得进展，以便为了全体人类的安全和真正的缓和而消除核威胁。

白宫、政界和新闻界人士中对我们暂停核爆炸喋喋不休，确实作了大量投机宣传。有时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在美国他们完全倾向于用宣传来取代外交政策。这样怎么可能进行真诚的对话并期望获得成功！我们反对这种做法，并认为，我们讨论的事项十分严肃，不能对此搞文字游戏。我们确实希望美国最终能理解我们，并对我们的呼吁作出充分、恰当的反应。

在我们再次延长暂停核爆炸时，他们要求我们持“严肃态度”，如果要评论“严肃态度”我要指出，现在对终止核试验，早日签订彻底禁止核武器条约的态度能够非常明确地表明每个最大的核国家以何种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裁军、国际安全和整个和平事业。

我曾在8月18日的声明中说，对核爆炸的态度是对历史智慧是否成熟的一种考验。这是我坚定的信念。

此外，这也是检验一个核国家外交政策主要内容，即其真正意图的试金石。

实际上，如果谁想取得军事优势，他就不要暂停。

如果谁想继续军备竞赛，特别是把它转移到新的领域，转到外层空间去，他就不要暂停。

如果谁想拥有更精密的新武器，他就绝对不要暂停。

如果在解决国际问题时，谁想凭籍实力，和诉诸强加条件，诉诸勒索，那么暂停也会成为障碍。

如果谁不敢在经济、民主、文化、人类知识财富等方面，光明正大地同不同的社会制度竞争，暂停当然是不适宜的。

如果谁不在乎大自然，人类环境受到什么影响，他就会继续进行核爆炸。

如果军工业巨头和同军工业有关的所有人贪得无厌的胃口要比世界各地数以亿计人民的舆论和切身利益更重要，他就会继续核试验。

换句话说，从对暂停的态度可以看清楚政策的本质和目标。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然而，如果如同总统本人及政府某些成员所一再正式庄重宣称的，他们确实希望开始裁减核军备，然后再彻底予以销毁，如果他们真正体会到核战争是不容许的，如果美国确实不想取得军事优势，那么达成可以严格核查的公平协定就没有原则上的障碍。

这就是何以我们认为，同白宫的花言巧语相反，应当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是罗纳德·里根总统，而不是俄国人。

然而，这项问题要比对暂停所抱的态度更广泛，更重要，虽然我还要再次强调，

想尽办法回避这项极其重要的裁军问题，把它同其他问题混在一起，贬低它的重要性或转移人们的注意，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

如果我们把该政府日内瓦会议以后的政策并在一起看，就会深感震惊。它们是：急速执行主动战略防御计划、试验反卫星武器系统和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其他行动、以及试验新的洲际弹道导弹、新飞机和潜艇、关于废弃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声明（而且就在他们预期将同我们进行第二次首脑会议时宣布）、请拨数额惊人的下一期军事预算、对二元武器的拨款、对利比亚和尼加拉瓜以及在南非和其他地方采取类同土匪的“新全球干预”暴力行动、组成新的海军打击力量、和从北海及波罗的海区到远东，在苏联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动用武器之多，为1950年以来所仅见。阿克罗梅耶夫元帅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说得很贴切：“想想看，如果由华沙公约国家举行这种演习，情况会怎么样”。

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种军事力量的炫耀？我们应当把它视为和平决心的显示和相互谅解的愿望，或者，也许把它当作培养首脑会议气氛的行动？

然而，在白宫内外，他们毫不掩饰地说，迫使俄国人作出更多让步，就需要这么办。这就是把军备竞赛当作宝贝的那批人所具有的责任感，以及，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他们对对手的了解。

这些军事政治作法显示出极为严重的结论：他们要使军备竞赛合法化，实际上就是在物资和心理上准备一场世界大战。人们当然会自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这难道表示美国正在走向战争？如果确是如此，政府行动的逻辑就可以理解了。

人们不得不回想起1960年代，当时有一批极端反动分子厚颜无耻地占据白宫。不过，那一次美国自行制止这批人。其他人当权后才有机会牵制住冷战的发展。后来，在1970年代，使它完全停止。签署的几项条约，其中有些到今天还有效。

现在，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呢？军事集结计划再度开始推行，然而这些军事计

划，带来了危险性大得多的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因为这些计划的执行是立足在日新月异的技术为基础的军备竞赛上，而且立足在大大扩展的能够在几天之内把文明一举毁灭的武库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两个国家和所有和平力量负有任务，制止这种竞赛，使它不致走上无可挽回之路。

现在，美国人民对决定世界发展何去何从肩负一个重要得多的任务，也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任务，这是他们必须深思的问题。

我愿相信美国人民的理性、现实主义及其基本的自卫本能。我们两国人民应当合作，不应当争执，应当友好，不应彼此斗争。我再次为此呼吁。

霍列尼同志，我知道在贵国，捷克斯洛伐克，在我国，以及在其他国家，人们也经常问到下列问题：无控制的军备竞赛政策难道不是表示，希望在经济上打击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我们将如何评价官方的声明和传播媒介的报导，即由于苏联国内存在经济问题和困难，如果施加更大压力，就可以迫使它同意作出单方面让步？

我国确实存在着经济问题和困难。我国讨论过这些问题和困难，并将对其继续加以讨论。其他国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那些最近刚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尤其如此。但是，难道在西方、在美国本身就不存在困难吗？困难是有的。此外，这些地方的困难正在增加并造成威胁，极为严重的问题正在成堆增长，国债达到了天文数字，失业现象本来就非常普遍，现在又开始达成造成威胁的程度，社会矛盾正在深化。

至于我国关注的经济问题，我国打算尽快和尽可能有效率地加以处理。因此，只要有机会让我国将用于国防的金钱和资源转用于民用工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国都表示欢迎。但是，我国决不会牺牲安全利益，决不会同意以安全利益为代价作出让步，这也适用于谈判。苏联人民不会允许我们这样做。

我国完全意识到有人试图通过军备竞赛，从经济上损害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我国将尽一切努力，粉碎这些罪恶计划。我国将在几个领域里同时采取行动，这



包括外交、军事、政治——对了，还有宣传领域。但是，首先是在经济领域采取行动，方法是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率，加快发展，并精简管理机构。

在这方面，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所有国家劳动人民高质量的劳动也能促进和平事业。如果我们畏缩不前，社会主义的敌人就会增施压力。但是如果我国更加强大，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更加强大，则资本主义世界就更有兴趣与我国建立正常关系，历史时钟能够倒转的幻想也就会遭到粉碎。

问：对你的声明的评论包括这样一种说法：单方面停止核试验甚至与美国就这一问题达成双边协议，都不能帮助解决核裁军问题。是这样吗？

答：我不能同意这样说。

他们实际上在试图将停止核试验说成是与军备裁减互相矛盾，并甚至证明这阻碍了裁军进程的开始。在某些圈子里和在新闻界也有这样一种意见：核武器是“邪恶的”，但这是“不可避免的邪恶”，因为核武器有助于克制，既然如此，核武器就需要可靠性试验，这就是核爆炸。

所有这些话如果不是在试图迷惑人民，那就是一派胡言。

早在今年1月，我国就曾建议共同开始“根除祸害”，方法是到本世纪末销毁所有核武器。这当然是一件艰巨的任务。但是，我国建议在考虑到其中所有困难的情况下按部就班地去做这件工作，并为此规定了15年时间。按我国的设想，双方应同时努力销毁化学武器和大量削减常规武器，并在进行裁军的同时，还规定必须在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领域取得进展。

试图将停止核爆炸问题与裁减核武器问题对立起来的做法之所以无理的另一原因是这类企图使人产生幻想，认为两大国就大量裁减核武器问题“几乎”达成了协议，但由于苏联停止核试验而使前功尽弃。但这根本就不对。从日内瓦会谈以来，尽管苏联作出了种种努力，我们在达成一项军备裁减协定方面毫无进展。

然而，共同停止核爆炸将能极大地促进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因为停止试验将有效地停止最危险的领域——研制新型核武器并提高其质量——的竞赛。剩下的工作只是从数量上解决军备竞赛问题，这就比较简单了。

因此，我国的立场如下：停止核爆炸与裁减核军备有着有机的联系，并显然将促进完成后一工作。对这一问题的政治性毋庸置疑。你会同意这一观点：不信任、恐惧和怀疑对国际环境起了毒害作用。还有道义上的问题。继续试验意味着为了邪恶的事业浪费力量和资金，而人道主义的善业对这些力量和资金的需求已经很大，并将继续增加。

问：据说苏联的核武器“比较简单，不需要可靠性试验”，而美国的核武器“比较尖端化，因此经常需要效率试验”。

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苏联在1985年宣布暂停核试验之前，就已使其核武库现代化，从而在这一领域比美国领先了一大步，因此苏联现在能够暂停试验，而美国正在“迎头赶上”，所以正在进行试验。

到底真相如何？

答：这些说法毫无根据，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专家们已令人信服地证明：保证现有的核武器的可靠性并不需要核爆炸。使用其他方法也能同样有效地控制可靠性，并且要节省和安全得多。

长期的实践表明，不进行试验和只限于检查炸弹和弹头的非核部件也能使核弹药得到保证。从1974年以来，美国和苏联按照现有的条约，不进行当量在15万吨以上的试验。与此同时，当量超过这一“上限”的核弹药占美国核武库的70%，我国的比例也不小于此。这意味着美苏都认为不需要爆炸就能保证武器的可靠性！所以为什么要把水搅浑呢？

如果美国人怀疑其核武库的稳定性，那就让他们同意草拟一项停止试验协定，我国的专家将与他们分享不进行爆炸就可检查核弹药状态的“秘密”。

不。美国进行核武器试验的主要目的，是研制根本是新型的武器。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研制当量更大、精度更高的新的核弹头。在试验中正在研制以空间为基地的核武器，即以所谓核泵激发的X射线激光器。正在进行工作，准备制造一种完全新型的武器，这种武器能够打到地球和空间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说停止试验对解决核裁军问题不起任何作用，这是虚伪的做法。

第二个论点在我国暂停核试验的头几个月里听起来至少有一定道理。但苏联的核试验场现在已连续第二年沉默。这个论点就不可信了。

如果研制新式核武器和使现有核武器现代化必须不断进行新的核试验，——其实也是如此——那么，符合逻辑的推论只能是，美国应远远领先，因为它进行的核爆炸比苏联多得多，而且在我国暂停核试验的一年期间又进行了18次试验。因此，需要迎头赶上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简言之，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荒唐的。

我们还听到另一种观点：在某些方面有可能把苏美两国立场折衷一下，以便使核试验在某段时期内令双方满意。这就是说不必全面禁止核试验，而是以某种方式“管制”这些试验。

当然某一方在向另一方建议一项协定时是不能干脆拒绝掉折衷办法的。但主张“管制”而不主张停止的观点在我看来在原则上是错误的。

首先，现在已有一定的管制：这就是1963年的《条约》以及1974年和1976年的所谓“极限”协定。但它们未能停止军备竞赛。事实上，军备竞赛变得更为激烈了，当然，它不是由于上述条约的存在而更为激烈的。

所提议的对地下核试验的“管制”也会发生同样情况。这种管制很快就会使得军备竞赛干脆朝另一个方向发展，然后人们就会清楚看到，这个方向比原来的还要危险。

对于核试验问题是不可能找到任何折衷的解决办法的。有一种直截了当的办法来阐述这个问题：或是努力达成一项不试验核武器并永远停止这种试验的协定，或是触发更加危险的备战活动。除这二者之外别无选择。

美国人假如成功地把全世界拖入一场外层空间军备竞赛，便会导致整个军事——战略形势的稳定的极度破坏，不管这类武器是被称为“防御”武器或别的什么武器。

人类所受的威胁就会上升到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新的致命的层次。任何人都无权对此视而不见。

问：正如以往对待苏联的所有其他倡议一样，里根总统的助手和其他北约国家政府的发言人又在试图通过提出各种各样对核裁军过程的监督问题和核查问题的推测，来把注意力从您提出的基本问题，即核裁军过程上引开。

您对这样一种态度有何评价？

答：正如你所说的，这一企图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他们试图使这一破产的论点苟延下去：核禁试显然是无法监督的。使这个论点破产的首先是科学的进步。现在一国可以凭自己的力量测出任何核爆炸，即使是最小的核爆炸。尽管如此，为了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苏联还同意采用别的监督方式。“德里六国”表示愿意提供服务，我国对此表示了同意。但美国却一直沉默。科学家们已同意在苏联和美国的核试验场附近安装地震仪器和其他设备，我国对此倡议也给予了支持，但美国政府却对此示以轻蔑。

我不久以前接见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并和他们进行了详尽的谈话，他们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来自苏联、美国、西欧各国和日本。我在谈话中再一次确信，这些科学家对于就核禁试措施进行最可靠监督的可能性没有丝毫怀疑。

到目前为止事态看起来是这样的：美国并不表示准备着手裁军，它大谈对军备的监督问题，却不谈对裁军的监督问题。

我和我的军人同志们一再指出，我们知道美国人正在做什么，知道他们的核试验场和其他试验场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掩盖包括一些核爆炸（其中一次是在一个星期以前进行的）在内的某些动态的企图使我们再次确信，轻信是不行的。事实就是如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信赖美国的将领们，也不能指望他们信赖我们。因此，我们主张严格和具有科学实据的监督，并将坚持这一主张，包括坚持现场视察。但是，我要重复一遍，要监督的不是核爆炸，而是停止核爆炸的实施情况。

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的苏联核试验场附近已经安装了美国的仪器。我们相信，科学家们之间的协议可以发展为一项官方协定，以共同保持可能达成的关于停止核爆炸的协定不会被违反。还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和超越国家范围的停止核试验监督网络。我随时准备利用机会向美国总统提出这一建议。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华盛顿正试图把这个问题说成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这个论点是不难解释的：美国不准备放弃军备竞赛，因此正在耸人听闻。

美国需要核爆炸，并不是为了抑制（没有人要被抑制，因为没有人要攻击美国），而是为了发展武器以进行核战争。

问：戈尔巴乔夫同志，请允许我提最后一个问题，一个微妙的问题。根据美国总统幕僚们发表的无数讲话，并根据西方报界舆论判断，现在有人试图将世界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你与里根先生的新会晤上，在实际上用关于这次会晤的谈话来取代切中时弊的遏制军备竞赛问题。

你对这种情况有何评论？

答：我们赞成举行苏美最高级会议，一次哪怕只在解决一两个国际安全方面的实质问题上取得显著进展的最高级会议。

在日内瓦会议之后，我们采取了许多步骤缩小对有关终止军备竞赛的广泛问题的立场差距。“要么完全成功，要么彻底失败”的方式对我们是不适用的。举行一次会议毫无成果是没有意义的。也许某些人喜欢这种做法，但肯定不是我们。

这些有关的问题对所有国家、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有影响，然而苏联和美国肩负的责任尤其重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无论我们遇到多大的挑衅，我们都不切断与美国政府联系的线索，不否认他们的作用，不把门关上（然而西方的某些人特别是美国总统的一些幕僚会非常喜欢这样做）。但是接触之所以宝贵不在它们本身，而在于其所产生的结果。

我们期待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和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不久将举行的会谈将有助于确定我们现在的情况，将显示出苏美对话是否有可能取得进展。

如果有人认为暂停核试验是不能接受的，如果拒而不谈欧洲中程导弹问题，如

果还提高战略武器的质量，等等，如果是这样，那么还能就什么达成一致意见呢？在狂热军备竞赛和紧张日益加剧的气氛中，在现有条约被废弃的气氛中，一次最高级会议很难产生作用。利用这次会议欺骗人民，用天下太平的假象蒙骗公众，而在此同时继续推行危险的政策，没有任何事比这样做更容易了。事实上已经有人试图这样做，把事情说成似乎是会议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假装乐观，造成最高级会议几乎筹备就绪的印象，用这种手法目的是企图将自己破坏性政策的后果怪罪到苏联头上。也许还有目的相同的一种翻版，即据说苏联已经得出结论，认为与里根政府打交道不会有任何结果。

但是我们非常重视时间因素，因此不能草率地决定：让我们再等两年半吧。这是不行的。裹足不前，采取等着瞧的态度，是不能原谅的错误。我们将继续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向限制和削减军备的方向迈进，并利用一切机会解决区域争端，在一切重要的方面发展国际合作。在这一方面，我们面对苏联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问心无愧。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朋友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我们非常理解并一贯给予我们以坚强的支持。

我愿特别强调，我们高度重视并认真考虑我们盟友的意见，我们决心继续改善磋商和联合制订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各种机制和方法。我们高度赞赏我们盟友和朋友的政治倡议，赞赏他们为促进新的政治思维而作出的巨大努力，赞赏他们积极平等地参加为解决和平、安全和裁军诸方面问题而进行的共同努力。

我认为，对与最高级会议前景有关事项的另一方面不可能保持沉默。对我给美国总统的机密信函有大量的揣猜。我不想透露信件的内容，但是我必须针对种种揣猜谈一些看法。这些揣猜的特点是伪装乐观，散发着广告推销的味道。

我们在7月底收到了美国总统的另一封信，表面上是对我们所提倡的答复。我知道，这封信在西方是被说成是华盛顿立场中有某些新东西，与该信有关并对美国政府有利的“泄漏”是事先安排好的，他们所要传达的一种想法是现在一切将取决于莫斯科了。我们当然要对美国总统作出回答。

我彻底研究了总统的信，用比喻的说法，将信放在显微镜下细看，又通过望远镜观察。我不做具体的描述，因为我们商定双方信函保密。但是我理解人民希望知道那封机密信件中的内容。因为这关系每个人，地球上所有的人。如果人们能够知道这两封信的内容，比较每一封信对解决裁军道路上主要障碍的重要性，那么他们就会看到，苏联领导在处理预防战争问题上是多么严肃和富有责任感，并看到我们是以何种具体认真的方式，在适当考虑对方利益的情况下提出我们的建议。

他们也会看到，我们绝没有无能为力的感觉。他们将看到，我们确信理智和人类自我保存意识的力量。

我们通过行动和倡议努力加强各国人民的希望，即形势可以改变，确实存在替代对抗的选择。我认为我们已经进入全球性反核进程的第二阶段，即不仅是希望的阶段，而且也是由希望中产生现实计划和具体行动的阶段。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相信掌握为危机形势指明出路的新思想的群众所具有的力量。

有时间联合作出负责任的决定，即使是妥协的决定，是我们仍然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但是时间正在迅速减少。核武器时代显然是世界历史所有时代消失最快的时代。现在最需要的是具体的行动。在这次会见结束的时候，我愿向他们发出呼吁。

我代表苏联共产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向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表示最好的祝愿。

-----